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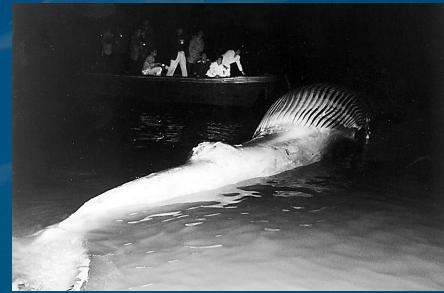
2000年2月5日，庚辰龙年正月初一，一条巨鲸在北港村村后海滩被村民发现，村民围成人墙，彻夜守护。



2000年2月6日，北港村村民为搁浅巨鲸搭凉棚。



2000年2月8日，巨鲸放归大海，40多艘大小渔船载着村民尾随送别。



2000年2月12日凌晨，在文昌市铺前镇新村村看到的巨鲸尸体。



2000年2月13日，北港村村民将巨鲸尸体安葬入土。(本组图片均为海南日报资料图)

一鲸落北港 一鲸归南海

▲2000.02.13 / 2024.05.26▼

24年去留之间， 写不完人与自然厚重的爱

■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贺立樊



扫码看微纪录片
大鱼“海棠”：
145天的重生“鲸”历

1月10日，救助池里的“海棠”。新华社发

5月26日6时15分，伴着阵阵波涛，“海棠”轻轻摆动尾鳍，缓缓游开了。这一幕，蒲冰梅见过很多次。不同的是，这一次，“海棠”的世界没有边际，向着远方游去。

这一天，三亚海棠海洋生物保育中心的疗养池空了，海洋迎回了属于它的生命。

在海岸线的另一端，海风拂过海口北港岛的木麻黄树林，陈奕军再次来到他的“老朋友”墓前，给它讲起“海棠”的故事。岁月如梭，那年乡亲们没做到的事，现在的年轻人做到了。

有些欣慰，也有些无力。当科技涌入人们的生活，现代化的城市远离了郊野，时过境迁，陈奕军已经59岁，有些东西变了。

可是大海依然潮起潮涌，这里的人们依然爱着它，即使物换星移，蒲冰梅相信，有些东西始终不变。

相逢 |

看着短肢领航鲸的照片，24年前的记忆，与眼前的画面重叠在一起，陈文荣仿佛又与那头“大鱼”相逢。

2024年1月3日上午，接到蒲冰梅的求助电话，游泳教练李波正在给孩子们上课。电话那头，蒲冰梅一直在重复：“有头鲸搁浅了。”

挂了电话，李波告诉孩子们：“教练要去救‘鲸鱼’。”泳池里，投来一片崇拜的目光。

然而现实并不梦幻。鲸豚救助是世界难题，在此之前，三亚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从2011年起共救助79头鲸豚，只有1头印太瓶鼻海豚成功放归，其余鲸豚全部死亡。

伤病程度、救助条件，乃至交通距离，决定一头搁浅鲸豚类动物的生与死。以往，在广袤的海岸线，当它们被发现时，通常已经错过最佳救治时间，去“看病”途中的颠簸，更是让它们喘不过气。

此时，在三亚海棠湾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一头短肢领航鲸。它在沙滩上奄奄一息，3.6米长的躯体伤痕累累，肺部严重感染，长时间搁浅导致脱水，肝、肾功能异常。

“能不能救活？”作为三亚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的秘书长，13年间，蒲冰梅见过很多鲸豚在眼前死去，活下来的希望，只能寄托在每一次救助之中。

通过互联网，远在海口北港岛的陈文荣看到了这头短肢领航鲸的照片。它的状态似曾相识，陈文荣不知道，它的命运是否也会相似。

2000年2月5日，大年初一清晨，辞旧迎新鞭炮声已经远去，踩着满地的红纸屑，陈文荣来到北港岛西北岸，检查自家的渔船。

刚走上沙滩，陈文荣发现一头搁浅的“大鱼”，“大约12米长，满身的伤痕”。

消息很快传开，几乎全村人都来到现场。那时的北港岛不通道路，没有重型设备，面对“大鱼”，乡亲们一筹莫展。

就连村里最年长的老人，也没见过这么大的“大鱼”。有人认出来，这是一头鲸。老人们说，既然落在北港岛，“我们就得救它”。

大家为“大鱼”盖上布块遮阳，轮流挑水浇在它的身上。整整三天三夜，老人和孩子们守

着它，陈文荣和乡亲们在它周围挖出用于蓄水的深坑，尽力延续它的生命。

“它们的尾鳍都在吃力地摆动。”看着短肢领航鲸的照片，24年前的记忆，与眼前的画面重叠在一起，陈文荣仿佛又与那头“大鱼”相逢。

不同的是，24年后，一台铲车开上海棠湾的沙滩，李波和蒲冰梅，以及众多专业志愿者一路护送，不到半个小时，搁浅的短肢领航鲸被送到三亚海棠海洋生物保育中心。

在那里，具备升降功能的医疗池在等着它。人与自然的托举，在时空的两端发生着。

托举 |

乡亲们讨论了很久，终于下定决心。家家户户取来赖以维生的渔网，拼在一起，组成一张五颜六色的大网。

为这头短肢领航鲸起名字时，李波想起与女儿一起看过的电影《大鱼海棠》。一群少年与大鱼之间的故事，让这个名字充满希望，“希望‘海棠’能拥有美好的结局”。

接受救治的第一个星期，除了外伤和肝、肾功能异常之外，“海棠”无法自主游动，时常侧翻，导致气孔进水，极易发生呛溺。

为了保证“海棠”能够正常呼吸，救助人员将医疗池的底部升高，志愿者进入池中，24小时托举着它，将其扶正。

“治疗过程中，‘海棠’觉得不舒服，会用力翻滚，甚至把一位志愿者咬伤了。”尽管如此，李波还是一次次走进医疗池，用力托着“海棠”。

每3小时一次轮班，最初几天，李波和其他几位志愿者几乎日夜不休。一月的海水很冷，李波不知道还能不能坚持，只能紧紧贴着“海棠”，让它感受沉稳有力的心跳。

一颗跳动的心脏，在体内源源不断泵出血液。24年前，北港村村民陈奕军，亲眼看着鲜血从“大鱼”身上的伤口渗出。和人类一样，它的血液也是红色。

顶着烈日，连续三天的浇水和防晒，鲸的皮肤逐渐湿润，乡亲们的肩膀却晒得脱皮。大家给它取名“海公”，这是从未见过的“大鱼”，更是值得尊敬的自然之物。

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和科研专家也来到北港岛，受制于当时的救助条件，大家能做的不多，仅剩的办法，是将“海公”送回大海。

“需要一张大网将它托住，用船拖回大海。”然而，这是一头超过12米长、13吨重的“大鱼”，“上哪儿去找这么大一网？”

乡亲们讨论了很久，终于下定决心。家家户户取来赖以维生的渔网，拼在一起，组成一张五颜六色的大网，罩在“海公”身上，趁着大年初四的海浪，将它带回大海。

远远的，陈奕军能看见，“海公”的尾鳍在海水中摆动，他与所有人都怀着同一个期许——希望它能活下去。

无数人的希望，就在人与自然的托举中。越来越多的力量汇入救助“海棠”的队伍中，有人捐款，有人出力。截至5月23日，三亚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共收到80589元善款。300多次志愿者历经200多个小时，对“海棠”进行24小时的接力陪护。

“海棠”也在一次次托举中，渐渐恢复活力，带着所有人的希望，“活下去。”

尊重 |

守护一棵红树，保护一头鲸，在这里的人们看来，都是在保护这片大海。这个道理以前是，现在是，以后也是。

与海洋中的绝大多数动物不同，鲸是哺乳动物，无法在水下呼吸，大脑拥有复杂的神经元。在漫长进化史的开端，人类与鲸类曾有同一个祖先。

“海棠”是亚成体，与人类相似，相当于青少年。志愿者们发现，它似乎也有点青少年的“脾气”。

最初时，志愿者们给“海棠”喂食中小号的鱿鱼，每条鱿鱼不过10厘米长，“海棠”并不挑食，张口就吃。

直到有一天，志愿者们给“海棠”喂食50厘米长的大号鱿鱼，“海棠”大快朵颐。从那天起，“海棠”再也不吃中小号的鱿鱼。

“把小鱿鱼倒在‘海棠’的面前，它就像是没看见，直接游开了。”志愿者王悦琪记得“海棠”挑食的模样——

小小的眼睛，大大的脑袋，吃不到大号鱿鱼时，“海棠”会用头蹭水池的门，甚至把身体侧翻，用那对小眼睛瞪着志愿者们。

有时，“海棠”会在池子里追逐不穿袜子的志愿者。被追了几次之后，大家恍然大悟——“海棠”是把大家裸露的小腿当成大号鱿鱼了。

与“海棠”相处的日子，志愿者们把它当作一位“朋友”。不仅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，更是同为自然界的一分子，有一份对生命的尊重。

2000年2月8日，大年初四，当拖送“海公”的船只空载返航，北港岛的乡亲们松了一口气。陈奕军站在沙滩上，看着“海公”留下的深坑，耳畔响起飞鸟的鸣叫。

兀立在铺前湾的北港岛，仿佛缩小的海南岛。大海环绕，生灵繁茂，人们靠海吃海，世世代代与这片海产生联系，产生尊重。

在海口东寨港，一块“石禁碑”记录百年前当地百姓保护红树林的故事——每家派人巡逻，发现“有污棍徒”，必须“鸣鼓而攻”。

同样的故事，也发生在澄迈金江镇。守护一棵红树，保护一头鲸，在这里的人们看来，都是在保护这片大海。这个道理以前是，现在是，以后也是。

别离 |

沧海之上，一鲸落北港，一鲸归南海。它朝着家的方向，它踏上它未曾走完的回家路。

进入五月，“海棠”的状态越来越好，看着“海棠”在户外疗养池游动嬉戏，蒲冰梅清楚，别离的时刻近了。每次别离总是新的开始，也会有新的意义，无论是再见，或是难再见。

2000年2月11日，大年初七，伴着阵阵浪涛，“海公”被冲上文昌铺前镇的沙滩。得知“海公”已经失去生命迹象，对面的北港岛上，乡亲们哭成一团。

关于“海公”尸体的处置，专家建议鲸落大海，乡亲们希望葬在北港岛。各方意见不一，北港岛组成协商团，陈奕军作为代表，临行前，乡亲们叫住了他。

“阿军，一定要让‘海公’留在北港岛。”意见很快统一。大年初九，趁着潮水，乡亲们为“海公”下葬，面朝大海，向着家的方向。

从那天起，陈奕军自愿担任“海公”墓的守墓人。每逢初一、十五，乡亲们都会去凭吊“海公”，年复一年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2024年5月26日，波涛阵阵，海天一色。蒲冰梅再一次和“海棠”打起招呼，一阵浪花之后，“海棠”消失在蔚蓝色的大海之中。

陈奕军和北港岛的乡亲们见证了“海棠”获救、康复、回家的全过程。当海文大桥串起北港岛，当防波堤成了畅通的环岛公路，那年乡亲们没做到的事，如今有人做到了。

陈奕军再次来到“海公”墓，不知是谁，已经放了一束花在墓前。

每段生命，都有别离的那一天，如同东寨港的“石禁碑”，时过境迁，刻碑的人早已远去，碑上的信念依然永续。

沧海之上，一鲸落北港，一鲸归南海。它朝着家的方向，它踏上它未曾走完的回家路，24年去留之间，写不完人与自然厚重的爱。

(本报三亚5月27日电)

5月25日，利洋358科考船载着短肢领航鲸“海棠”踏上回家路。

本报记者 袁琛 摄

记者手记

“海公”不是第一头搁浅的鲸豚，“海棠”也不会是最后一头，在变幻莫测的大自然面前，“海棠们”的故事，仍会继续上演。

不少人说，“海棠”是幸运的：搁浅的区域，距离三亚海棠湾海洋生物保育中心并不远，这减少了运输路途中的风险；结合过往经验，参与救助的成员熟知第一时间需要携带哪些物料，第一时间为“海棠”保温、补水，并进行全方位体检；作为亚成体，它的体质相对强健，没有严重的致命伤，尤其是腹中没有发现海洋垃圾；志愿者们坚持不懈陪护照料，专业兽医团队、海洋生物专家倾力相助……

这145天，“海棠”时刻被爱和温暖包围着。

那么，“海棠”成功获救的故事，能否复制？理论上可以，但这需要陆地上的人类准备得更充分。

毕竟，“鲸豚不会自己去医院”，当它搁浅，或出现伤病时，需要人们第一时间发现，第一时间转运，第一时间救治。

目前，海南全省共有16个海洋生物救助站，其中有能力救治搁浅鲸豚的并不多。增加更高水准的救助站，势必有利于救助海洋生物，然而救助站本身面临的生存压力，也应当被全社会所重视。

幸运的是，与“海公”所处的时代相比，海南在海洋生物救助领域已经取得飞跃性的进步。从无奈地送回大海、听天由命，到如今能够借助鲸豚一起对抗命运，成功的可能性正在不断放大。

与国内多地相比，三亚在救助海洋生物方面有着天然优势。近海的地理位置，与海共生的城市生活模式，为三亚储备了一大批水上从业者，潜水教练、游泳教练、渔民、游艇从业者等，都是潜在的志愿者。

在一次次救助之中，他们也在传递简单有效的救助经验——发现一头搁浅鲸豚，请及时联系相关单位或团体，同时为它遮阳、保温，切勿随意移动鲸豚，避免造成二次伤害。

放归之后，科研人员会根据“海棠”所携带的追踪设备，了解它的活动轨迹。也许，一头短肢领航鲸的迁徙在整个海洋系统中微不足道，但是如同过往失败救助的积累，一点一滴的信息汇总，终将为人保护海洋生物提供足够的经验和知识储备，也能为下一头搁浅的鲸豚，突破爱与痛的边缘，争取活下来的可能。

「鲸豚不会自己去医院」

微纪录片由
海南日报新媒体中心
海报深读融媒工作室
联合出品

